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九

方技

齊琦

王禕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
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
貢進士祖潛起父顓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

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氏之傳蓋其為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

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嘗至衡有周孚者邀請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厯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幙職待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某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

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為潭守別多喇卜丹一為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矣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近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此至果然琦

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呼圖克布哈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為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

中書明年當復為平章矣比至中途果改除中書右丞
明年果復為平章有進士三人曰扎拉伊埒台曰伊納克哈
雅曰布延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扎曰我以階五品
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
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
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
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
得散階亦悉如所言伊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

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布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為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于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于是明

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為翰林直學士
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暘謁琦琦謂曰公旦夕
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為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
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
書平章嘉琿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
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
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
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

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
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
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
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
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
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
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
金陵居焉琦于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于數學然耻于

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
議必要歸于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
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
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
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
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
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
于數而數曷嘗離于理乎故夫數囿于理理函乎數者
先天之教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
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
篇者同塋玉枕中未百日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
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
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
淵源所自来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

為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于知琦者徒謂其于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郭守敬

王禕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為兒童戲祖榮號駕水翁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之學時鎔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為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人守敬學

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于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即能準其式為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闕為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為泥潦所沈沒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為神中統三年文謙為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于蘭榆河口徑

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
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
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
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
畊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濬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
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
平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
孟沁河雖已灌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

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
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
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
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
乎即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
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
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
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各長袤

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為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為立生祠于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香泊烏梁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溥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

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
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
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
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巴延搃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
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
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
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
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

勢為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
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厯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
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
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
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
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叅領焉守敬乃言厯
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于儀表今司天渾儀
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

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又
擇高塏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
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
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仰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圖作仰
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
有明測景則難作闕管凡厯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食

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
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
四等為四方形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
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
改而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
進所造儀表式于榻前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及夕
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
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

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
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
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
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
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
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
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
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

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
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
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
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少北
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

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
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成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
關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
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瑠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十七年新厯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
重于厯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厯無定法周秦之間
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厯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
造四分厯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
造乾象厯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
甲子厯始悟以月食衝檢身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
承天造元嘉厯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
五年祖沖之造大明厯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
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

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錙焯造皇極厯始
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厯頗采
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厯以古厯
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揔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
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厯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
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厯始悟日食
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厯始
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厯經七十

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
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厯臣等用創造簡
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
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
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
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
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
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

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
歲餘自鎰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
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
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
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
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
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算宿十
度黃道算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

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厯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厯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

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
與大明厯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
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厯則于度下餘分附以
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
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
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厯日
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
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

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
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
式所創法者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
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
密一曰月行遲疾古厯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
八百二十分為之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格
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

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內
勾股弦天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
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繁年實測內外極度
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
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
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
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厯賜

名授時于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

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
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
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
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言京城運糧河不
用一畝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
西水門入城環匯淤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
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里
所止重置斗門互為堤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

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于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興役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侶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得地中舊置碑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于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

壩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
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
宗用廷臣言開鐵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
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于工
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
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
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懇請謝事不允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

臣朝政賴以施為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遡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厯天周與歲周小餘同于日

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
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
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度之說皆所不
用其所為厯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
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
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
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于赤道之上而附直距于
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

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
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
于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
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
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
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
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為

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
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
依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
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嘆服
之許衡學為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
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
龐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

學而明于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錙秉忠實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為國于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

夫豈偶然哉

呂復 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娶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娶徙鄭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其無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

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
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知
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
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
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可否悉為叅訂不使毫
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
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鄭者必歸翁翁皆樂應
之浙省平章尊達納實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

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眊眊無所見耳
瞶瞶無所聞雖堅卧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
處劑累月勿瘳後台翁診翁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
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于目皆即告之曰此得之胆虛
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胆之風非法也因投禁
方烏梅湯抱胆九日再服遂睡熟比寤病如失郡人蘇
伯支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

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
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
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酒毒暴悍
而風暑乘之熱畜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常
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黃汁
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
嗜卧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三四人療之皆以為慢
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脈右關獨滑而

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
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
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
潛使人視卧內有數空罍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
葛花日三二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
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
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至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然
銅筋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

舍刺臍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
舍于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
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分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九旬決瘡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
人靜兩手脈皆伏俚鑒以為死也勿與藥翁診之三部
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
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
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于皮膚呼吸之氣無形

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
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人參湯化其斑脈
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
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為病蹶已三日不知人
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
十動而止此寒邪乘于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發其陽
為作闕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
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

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
名醫勿喻翁曰視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常言之視
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常大醉盡吐
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
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胆腑故
視物皆倒植此病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
正其胆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
植東臯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昇
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
匿患者于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遲上虛
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光眉墜
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
藥下淤血數升及蟲穢青黑物併進斬蛇長松等湯丸
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
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

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欬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克繖侍人病喘不得卧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克繖密囑曰病妾誠

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
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
翁切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
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
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則一如公
所言公善診幸予療也為製龍腦芎屨丸四分二之一
遂愈帥府從事特穆爾實呼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

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
右關浮于左關一倍其目外眦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
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
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
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嬪人醫
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妊求其色脈即
怪因紿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
入卧內密語其侍媼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

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
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
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
因與脈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
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
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
蓋風中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瘖珂舞手索筆書几
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常飲露坐當風誠所

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乃諱疾自悞耶翁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
湖心寺僧履師者偶搔癢中疥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
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勿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
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
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濫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
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荊穗防風不間
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

然病傷寒旬日邪入于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脈虛
自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睡熟其家邀翁問
死期翁切其脈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
必榮血致斑而脈伏非陽明病見陰脈比也見斑則應
候否則畜血耳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
臍下石堅且拒痛為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
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脈出後三日又
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

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踈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
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
徐以冰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踈四
逆症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
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集賢修譔
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蠻子余嘗戮人尊祖之間
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似心風叱咤使命來鄞疾屢
作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

笑翁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倍勁于右盖痰溢膈中灌
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器
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吏虞東村內子王年
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脈則兩
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二
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于小腸不瘥則淋王曰前溲如
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卧內凝及需其溺器以視則
如飴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

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
蘸以枳柿食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
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
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脈三
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症也
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
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
御史王彥芳內子病瘡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

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耳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闕闕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

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癥聚藥之浹月勿愈繼命
翁診翁循其小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訖而數知其
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
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
以故臍下如癥聚今膿已成腫迫于玉泉當不得前後
洩洩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
國老將軍為向导挾麒麟竭琥珀之類以攻之膿自小
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台翁

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帶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鬱而神懾為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後加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

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決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于挈九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時則生惡瘍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九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召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亂餘部

皆和翁即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
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
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
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榮之劑且納
藥幽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鈎
取古法洞中肯綮多類此其于醫門羣經及古今方論
無不考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
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考羣經及古方論諸

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于戰國之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筆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于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于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

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白氏扁鵲
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
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
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
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
石相亂訓誥失之于迂疎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
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于冰為有功今于
名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

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于鍼故皇甫謐名之謂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意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

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
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
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
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糜千
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書郡縣乃
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
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
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

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叅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

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詞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標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楚亦為句解而無

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取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譌次而宋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因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症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

合符節前修指為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洎
王氏之言三陰悉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
先亥豕相離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間與者陳無擇常補三陰症藥于三因論其意蓋可
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
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
脈經十卷乃西晉大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
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鑑診切

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正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譌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常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常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切脈樞要之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闕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耳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譌託以叔和之名謬立

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
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
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徑安能得乎本原餘
如清溪徐喬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
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
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
方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
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

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糅非復當時之舊
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
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
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
有天真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
名先于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
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
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

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于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啟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啟萌故自號啟元子蓋啟問于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

戾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罔
象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啟元者皆妄也宋高
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于素問十九
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予常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
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
誤也原其所從蓋攢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
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

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啟元別譌果見于世又豈止迷氣
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
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
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
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于石函中
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
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
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莫能作鄧氏特附別

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
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
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症等說必出元化遺
意覽者細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
大要祖述內素而援引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
遺旨政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裊為之解義若
達道政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啟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于穿鑿良由不考

六書之過瑕瑜俱存固無害于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
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着可
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
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
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
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
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于制度訓詁其自得
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

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顙方著名于詩蓋由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按深于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

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于松栢而不利于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之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絃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于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

詩每有杜陵氣韵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
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
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厯算
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
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于為詩
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常以晦迹丘園薦為台
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
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脈切脈樞

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
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稿各
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
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
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
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疾醫叅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
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

疾疫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
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以與神
聖為徒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
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考載籍叅取化原著之于
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
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袁廷玉

戴良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宋

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寧老元翰林檢閱博學善文廷玉幼襲其學于書多所觀覽迨壯益爽秀常游東海補怛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以為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炫潛布赤黑豆于暗處俾辨之又夜懸五綵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泄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

氣色既得第叅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契節然
在西浙與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游謂泰曰君神庭
金櫃有黑氣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
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
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辟必南地泰
于其日午漏上都沁布哈僉事糾退之昕次日所居屋
灾博以父憂去果閱三月文祖為福建帥史亦如期憲
副李志憲僉都沁布哈富珠哩育布延達實史銓有所

問廷玉答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沁以天庭色紅
四十九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三百
日內不祿布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則凶矣
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兼之法令有白氣三七
日將解官李以次年巳月卒沁除福建憲僉湖南路監
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魯至期以喪赴布復職後寄
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
公由閩海道鄞見廷玉廷玉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

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
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布署臺事于越果為
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薨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
座上黃紫氣見十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
相也徐于一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歟為吏部
侍郎劉仁本張啟源鄭文寶丘楠請占廷玉視仁本清
中之濁視啟源濁中之清視文寶視楠九州光澤精神
澄徹曰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

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啟源文寶就戮仁本
死獄中楠亦責貶啟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
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啟源家燬質明又曰火氣
猶未退啟源猥曰我家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莊所亦
告焚南臺中丞伊埒布哈公治書胡公均兵部郎中揭
公法將赴止會于上虞廷玉曰伊公膚似凝脂目如點
漆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
不祥公問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氣如玉印文玉印除

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
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職揭
公骨氣巉岩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
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伊沿海而北果
為倭寇所害妻妾皆被擄胡拜侍御史開臺于閩揭與
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玉
回郵見方國瑛曰公神氣不常舉止急速性靈而氣暴
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鵬明敏曰明

鞏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日角不瑩非喪父官不顯也
明敏邈地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
品國璵官浙江分省後至平章政事明鞏父死于兵對
品襲爵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叅
政張彥珪曾詵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骨
更清早年名位達天庭況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百
五日內當有功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
君魚尾笏紋朝耳耳無輪郭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

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顧地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
不欺權衡職也然氣色青浮主七七日内恐懼成疾張
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兼台州路總管兵出髡而遁
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發其屍以戮葉為左司郎中
得驚而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之廷玉曰凱
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
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異代臣子官二品顯名其在荆
揚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慘福去禍來非壽

兆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
氣如行雲日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
禮部尚書湖廣叅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授差赴北為
省都事趙宜訥陳麟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溫而黃氣和
而悅當應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
方蒞事陳君正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況青龍氣在天
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
職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

州陞秘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珏胡熊黃有猷請于
廷玉答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
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空黃光明潤來年
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主
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胡熊氣固清瑩然
貴而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當實授也黃
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閣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
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理問次年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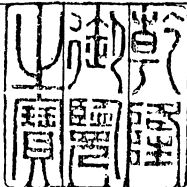
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員外兼理問一妻死
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于後五月實授省都事黃
後有田七十頃為省理問許方蔣杰黃益謙皆廷玉密
友廷玉常語方神氣澄徹學堂氣全優必以文顯一萬
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季之
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須急成婚否則遲一千
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剛毅汪洋
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

娶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為南昌知府三年再任還鄞迎其母廷玉曰公兩臉桃花氣見兼之魚尾赤氣貫入太陽法曰游魂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將亡涉秋必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于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自身死金陵獄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廷玉常言吾每占人

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以故
占其吉則喜苟凶則怒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
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
至衆廷玉豪放曠達重義輕財與人言相未常及于私
家徒四壁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占者某忠某
詐輒憑占繇以斷不少迴護或以是咎之

論曰占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蓋自古記之矣苟卿
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其心

哉廷玉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于其心心有善惡則見于外者亦從而異焉于是吉凶之徵應矣嗚呼若廷玉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卿之後善相者衆矣然必以袁天罡為稱首廷玉豈其苗裔也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謄錄舉人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

方技

滑櫻寧

朱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初
祖父官江南自許從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于
韓說先生日記十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長于樂

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
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唯素問
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
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
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
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
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
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

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
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
是壽學日進益叅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
同之攄其所得授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于
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
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
脈雖皆有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
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

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
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
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痔瘻
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
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
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
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寧生云生年七
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算人有請雖祈寒暑

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中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班辰亦家焉其內人病艱于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授以瞿麥梔苓諸滑利藥而閔益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濇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中高原者也臙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于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

數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閼若淋狀小腹
脹口吻渴邀壽診其脈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
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
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
而瘉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華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為清暑散滯
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
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動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

九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堅之劑
病瘳而果孕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
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
汁既而水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澁欲絕
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于衝任衝為血
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
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
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

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煇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瘉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脈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衄必

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
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
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
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瘡楊子縣吏陳某當
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
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
所致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
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

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

以內傷不足擬進葺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
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耳
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
擾能為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
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太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
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
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九月餘彥博抵
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

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決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塘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瘡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興來杭城舍客樓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

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木附之藥其可輕用以犯時
令邪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
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撤慢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
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症
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
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
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
懣手足清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疲目不欲視頭不欲

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羣丸控引小便數而欠
年未三十疔瘡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
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疝也
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
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
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煎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一溫
利之三月而病愈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枯或
盈益益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

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即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愈彥良遂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卧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

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塘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瘥症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暘謁櫻寧生曰舍兄病亟唯幾生忍坐視不抹乎至切其脈兩手

俱沈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
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
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
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
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暘館于魏氏一
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
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
心湯生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

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陽當溫之為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効人始服櫻寧生之賢于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

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為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脈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

元胡桂椒佐以懷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
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効王宗祥之父
年老病臍腹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
邀櫻寧生往視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
寒喜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
服尋愈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
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
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

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謂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症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咳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症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愈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

公婿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以桂枝湯力微遂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症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水竭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

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
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
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
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
製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
沈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九三四粒餌之立効生曰
不得于彼而得于此盖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胃
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

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
沉而有力櫻寧生曰積飲滯痰橫于胃膈蓋得之厚味
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
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
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
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平復矣龍君
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
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櫻寧生至診視脈弦數

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
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
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于暑暑
火也以火爨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
沈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
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
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
為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

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瘠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于飲食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于飲食或進以姜附櫻寧為製劑清上散火而愈無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于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胃

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眊
眊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澁不調無復參伍甚
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
積為痰涎鬱于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
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
乎為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効
始以為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
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

疾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愈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愈夏子韶妻始病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

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症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

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愈鄭高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痢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脘不効邀櫻寧生視脈沈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沈遲按之有力雖痢而

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翻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晷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試之罔効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于病何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

于氣中焦吐者從于積下焦吐者從于寒其脈沈而遲
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為下焦吐也法當
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
嘆曰其合于王母之症歟但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
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為君丁香桂半夏為佐服至
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
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
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

中湯劑加薑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華撥良。姜吳檉桂椒
諸品大辛熱為末和姜糊為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
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
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
虛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脈浮以汗解
奚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愈胡茂林子婦魏仲
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
冬時衆醫皆以為感寒溫以姜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

譖目攛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
喃不可辨舌黑如焰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
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曰此產後熱
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
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
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于是諸
症悉平方明禮內人感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
痛自腹引脇轉為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

益劇櫻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沈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于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姜附七日衆症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余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拆裂召子厚治

子厚偕門生四生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汗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

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治灸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灸即愈子厚在至治天厯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史右曰予幼善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藥

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于天
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樓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
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衛生以術活人其相去
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
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愈生其有得于二
子者與

乘槎客

陳謨

客江浙奇士姓張氏字安國隱居翫易窮變極數別自

玄悟值天下雲擾不能俯仰抹撒深自韜抑寄跡卜肆
中假六書文推人禍福吉吉凶凶輒先處其時輒不爽
所至座常滿適相遭建業相與論易其言曰易卦興而
結繩廢為人文一初卦即書之形書則卦之畫而縱橫
旁午曲折之中古由籀變篆分隸後世變楷行草則加
之波戈飄瞥以就簡便爾實皆卦之支也吾第考書之
文與數以起卦渙然契矣昔者聖人觀河圖以作易程
子因見賣兔者以為觀此亦可畫卦不但河圖也然則

何者不可卦乎書文點畫形象古今不甚殊而人心匠
經緯布結疏密妍醜人人殊禮所云禍福將至動乎四
體者書尤可驗吾數亦奇中以此吾游藝于道其幾哉且
夫崎嶇厯落者游俠之常態也麾斥汗漫者賢達之高
致也博望侯乘靈槎犯斗牛取天孫支機片石而還奇
事奇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政此類爾吾故自况
曰乘槎客云僕行四方所見聞傳聞以易數名多矣皆
並緣易理時亦弋獲皆未若客奇中者乃傳其事以覺

來者

贊曰聖人作易精可通神明之德粗可類萬物之情其
用亦然矧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乎然惟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者為能與于此博望侯窮河源厯崑崙以超
遙于銀潢天津世俗疑焉達者信之且嚴君平不嘗遊
乎不然支機片石烏能識之哉後世如郭景純張茂先
李淳風穆伯長輩皆嘗客槎上皆深于易者也若張安
國氏知之者蓋寡矣世所知者徒藝焉止耳至若槎上

之趣藝不足以云烏乎賢哉

蔣先生

童軒

蔣先生名主孝字同揚之儀真人其先盖出于周公之後子孫以國為氏自漢歷隋唐代有顯者至宋南渡有曰遠者仕金為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官國子助教安中之孫應茂元初避兵淮南因家儀真遂為儀真蔣氏國朝洪武初有以史才薦者授翰林脩撰以疾辭尋改蘭陽縣丞此先生之大父也厥考用文永樂中官

太醫院使仁厚忠勤為當代儒醫巨擘名播一時兄主敬克紹前志亦官太醫院使先生生而岐嶷既長秀穎而發經史子書靡不涉獵負材器有用世之志嘗閱岐黃書撫而歎曰是豈不可以行道乎于是肆力于醫凡諸家方藥之集悉皆究而通之用藥則與越人華佗相表裏由是請求者屢接戶外經先生診視輒著奇効聲譽勃勃動京師京師薦紳大夫往往折節相下先生嘗曰人之有身肖天地之有形也天地以一元之氣橐

籥于四時之間人以一元之氣榮衛于四體之大元氣
壞于天地則星隕日食川溢山崩而天地若疣贅矣元
氣壞于人身則耳目癢閉手足痿痺而人身若痼癰矣
天地人身一而已矣又曰善將兵者旌旗火鼓繽紛揮
霍咸歸節度善用藥者參苓桂附錯雜兼舉卒著神効
以正禦正以奇襲奇其端雖一其末則殊寒因寒用熱
因熱攻雖合其始則異其終至于當汗而汗戰必勝也
當下而下攻必取也故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又曰人

徒知四時之脈有弦鉤毛石之異而不知有所謂七表
八裏者焉人徒知九道之脈有代牢勁細之別而不知
有所謂奇經八脈者焉故善醫者不于其人之肥瘠惟
視其脈之病否而已又曰越人之醫如陽燧取火造化
潛通莫知其故華陀之醫如泰豆之走木涂技巧百出
孫思邈之醫如端人正士雖有疾趨不失矩度李東垣
之醫如東風著物而生意寢回張仲景之醫如百步中
鵠非巧力俱至者不足語此朱丹溪之醫如石潭明月

雖有浮淳終是澄澈戴元禮之醫如青出于藍理雖自然亦由功到羅謙光之醫如新學舉子雜鈔衆說縱有論辯見道未真其論若此其醫可想矣先生以道自重雖尊官要人之門亦不輕售其術然其心則樂于濟人或值貧而疾者亦必以善藥應之所活不可縷數也性尚恬退喜譚吐其論前史人才賢否成敗之迹如指諸掌作詩則效樊南集而酷似之工小楷書法識者謂其有顏筋柳骨蓋確論也至于醫術則其專門之業云

贊曰醫之藝相之才也相以俞受敷施舉稱其職為能
醫以俱收並畜待用無遺為任相得之以理天下醫得
之以拯人疾事雖有鉅細不同其所以壽元氣理血脈
脩內攘外一也若蔣先生者所謂良醫非與惜乎先生
有道而不用於時也使為相者誠若先生之用心以施
之而國而天下也不難矣惜乎先生有道而不用於時
也

王翁

黃綰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虫蔬果華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憩或嬉或色或馨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眈眈若有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翕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可觀哉故為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

號天峯吾郡臨海人翁既死尺幅人罕之

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生予初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翁畫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六